

永不褪色 军大衣

◎周祖斌

近段时间,军大衣火爆出圈,一跃成为“网红爆款”。看到上一期《江海晚报》万家灯火版有两个哥们儿写了军大衣,我也来补充补充。

军大衣,顾名思义就是军人穿的棉大衣。军大衣不仅仅部队官兵穿,一些机关企业单位也有配发,成了冬日里最为常见的保暖服装。军大衣往往选用最好的棉花,所以特别暖和,天寒地冻的日子有了它,如同抱一个火笼,任由你北风吹雪花飘,我自安然无恙、温暖如春。

在我年轻的时候,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军大衣几乎是每一个男生的梦想。上高中时,我一个同学的哥哥是部队军官,专门给他购买了一件军大衣,同学穿着军大衣帅气的样子,不知吸引了班上多少女生的眼光,也让男生们羡慕嫉妒恨。那个同学和我关系比较好,时常把他的军大衣借给我穿,也让我在同学面前显摆一下,满足一下虚荣心。

那时,一般农村家庭很难买得起也很难买得到军大衣。一件军大衣几乎成了传家宝,能温暖几代人。

学校里的大中学生也以穿上军大衣为荣,甚至是女生也穿着军大衣,英姿飒爽,不让须眉。

高中毕业后,我参军来到了部队,也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军大衣。在连队晚上站岗时,穿上军大衣,温暖迅速传递到全身。睡觉时,被子上加盖了厚厚的军大衣,再冷的冬夜也不足为惧了。早晨起来,第一件事就是把军大衣方方正正叠好、放置到被子上面。上军校时,我又领到了一件新的军大衣,自己舍不得穿,过年回去时把它带给了父亲,在冬日里让崭新的军大衣陪伴父亲温暖如春。

离开部队后,绝大多数军装都送给了乡下的亲朋好友,唯独那件陪伴我多年的军大衣一直放在衣柜中,尽管平常的衣服清理了一茬又一茬,但这件记载着军旅生活、承载着军旅情结的军大衣一直被保存着。每年换季翻晒,妻子都会让我把那件军大衣处理掉,我都回绝了。直至几年前,单位里号召捐棉衣被,妻子对我说:“与其让这件军大衣压箱底,不如发挥它的余热,捐给需要的贫困户。”想想也是,于是捐了。

在有些人眼里,军大衣似乎已过时、过气之物。其实不然,农民歌手朱之文当年身穿军大衣在《星光大道》上高歌一曲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而走红,因此也让很多年轻人重新认识了军大衣。生活中我们也能处处看到军大衣的影子。明星们离不开军大衣,天冷的时候上台露胳膊露大腿表演完,一到后台,马上披上它;领导离不开军大衣,下基层到山区,寒冬腊月披了它,接了地气保了暖。前几年疫情防控中,好多志愿者在寒冷的夜里也穿上了军大衣扛风保暖,安心值勤守护。

陪伴我们度过激情燃烧岁月的军大衣,已经成为一种情结、一种象征,成为几代人抹不去的永久记忆。

本版投稿邮箱:2457901059@qq.com

又和父亲一块儿睡

◎世勇

父亲住在乡下老家,快80岁的人了,感觉这些年来老得特别厉害。我不知多少次恳求:“爸,来城里跟我们一起住吧。”父亲连连摆手:“不了,不了。”

父亲的理由有一大串:老房子要留人,地里的菜要人种,鸡鸭要人喂,橘子树要修枝,池塘要清淤,老烟囱要冒烟,邻里人家要有个相互照应……父亲在村里老乡们面前感到自豪:“我那儿子啊,在城里有出息,常给我钱,我也用不完。”父亲还说:“我也不缺钱,攒着呐。”父亲把我给的钱拿到乡里银行存上定期,时常在心里盘算着一年的利息收入。

父亲也一趟一趟来城里看我。他说人老了,儿子就是心里扎根的一棵树,望上一眼,老眼也会放光。

初冬的一天,父亲又来城里看我了。后来才知道,上电梯时,父亲来来回回了好几趟,父亲糊涂了:到底住的是几楼呢?还是一个邻居认得父亲,把父亲带到了我家。父亲谦卑而抱歉地笑着,搓着双手。

本来,我给父亲是准备单间的,但那天晚上,丈人父母来看父亲,聊晚了,干脆也住下来,父亲就得和我睡一个房间,他笑呵呵地说:“我先上床,给你暖暖被,我这把老骨头啊,还是有点儿暖的。”

我听到父亲发出了均匀的细小鼾声。父亲在乡下和母亲也是早早

地睡了,天不亮就起床,到屋后去转悠,听鸟鸣、看秋露冬霜,或扛着一把锄头就下了地。记得有天晚上10点多,父亲还没睡,突然打来电话:“儿啊,这乡下的庄稼,种的人越来越少了,城里人是不是不靠这个了哟?”我安慰父亲:“这个国家很大的,东北平原、华北平原都是盛产粮食的地方,从飞机上望下去,也一眼望不到边。”父亲没话了,只是在电话里不停叹气。

我倦意来了,也上床睡觉。父亲的鼾声大了,张着嘴,口水也流出来了。我这才看见,父亲的嘴里有好几颗牙都没了。我替父亲轻轻掖上被角,不料,父亲被惊醒了,睁开眼坐起身问:“儿子啊,天亮了?”

“爸,还早着呢,我正要睡。”我上了床,被窝里好暖和啊。小时候在乡下,天冷,父亲常搂着我睡,屋顶青瓦上,是滴答的雨声。父亲没在家时,我有时瑟缩着身体睡到了天亮,被子里还没暖和。我吮吸到了来自父亲身子上的温暖,大学毕业以后,我一个人来到城里,衔泥筑巢、安身立命。而父亲和母亲在乡下,像草一样老去了。

熄了灯,我感到很困,却睡不着了,突然感觉有些不习惯。我已人到中年,有很多年没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了,觉得身上的肌肤竟微微有些排斥感。这个男人给了我生

命,也是我在城里的凝望挂念。可现在怎么就觉得有些不自然了呢?我轻轻缩起了腿,却还是碰上了父亲的脚,本能地抖动了一下。

父亲说:“儿子啊,爸睡觉打呼噜,你先睡。”父亲抬了抬被子,把被子顺到我这边来。这是熟悉的动作,父亲怕我冷了,像小时候睡在一起一样。我总是不知不觉中就搂着被子睡了,而父亲常晾着半边身子。还有小时候,我端着一个比父亲那裂了口的土碗还大的饭碗,在门前使劲扒拉着米饭,那时我正长身体,比父亲的饭量还大,常听见父亲端着他那大碗在刮着锅底的饭,刮锅底时发出的声响,让人忍不住想磨牙。

我30多年没和这个叫父亲的男人睡在一起了。是5年前吧,父亲病了,来城里住院。晚上,我在病房照料父亲,困了靠在床上呼呼呼就睡着了,但很快醒来。原来,父亲竟起床,一把拔掉了输液的瓶子:“来吧,儿子,你来睡,爸没事儿了。”

那天晚上,父亲在被窝里的体温,感觉像温暖的血液一样涌流过来。我悄然起身,把被子朝着父亲那边顺过去。爸啊,你好好睡,儿子今天晚上就陪你一夜。

天刚蒙蒙亮,父亲便起床了,他轻手轻脚地出去了。我这才放松下来,在晨曦里悄悄睡去。



夫妻店

◎江侠

近几年,我习惯了网购蔬菜、日用品,附近有两个提货点,隔三岔五就会去一次。其中一家是中式快餐加盟店,一对年逾六旬的老夫妇经营着;另一家是小超市,店里也只有夫妇二人,看上去四十几岁。

两家都是夫妻店,我不由观察了一下小区周边,发现相当多的小店都是夫妻二人经营。小超市、小餐馆、水果店、五金建材……这些夫妻店大多存在一二十年了,既没有发展壮大起来,但也没倒闭,静悄悄地混成了“老字号”;那些小两口慢慢变成了老两口,婚姻关系也很稳定。

按照不少职场专家的研究结果,这些人的从业状态很堪忧。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:夫妻不宜在同一行业尤其是同一个企业工作。原理很简单:这样不利于分散风险,相当于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然而,就我观察范围也不算太小的“身边统计学”发现:近几年,裁员的企业不少。有些亲友、夫妻俩在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行业里,而且供职的都是大厂,竟然先后遭遇裁员。而这些夫妻店,稳定性却似乎更好一些。

也有婚恋专家认为,夫妻俩在一个单位里,上班时是同事、下班后是家人,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,进而

导致婚姻危机。然而那些夫妻店,夫妻俩整天在一起,离婚率似乎也并不高于“分散就业”的夫妇。这其实也容易理解,审美疲劳无论如何都会发生,与两个人是否在一起无关。倒是互相监督能减小出轨概率,因为,完全靠自觉能抵御诱惑的人毕竟是少数。人往往需要一定的外来约束,去抑制某些不符合公序良俗的本能。

记得刚参加工作时,我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不少名言。师傅看到了,诚恳地说打鸡血可以,但不要让这些条条框框束缚自己。随着阅历渐渐丰富,我深刻感受到,无论名人说的还是专家说的,都不要盲目相信。实践出真知,道理要从生活中发现。